

雨中的发辫



(视觉中国)

■刘惠霞

那天的雨,下得真是大。我坐在门槛上,看街上行人匆匆,伞与伞相撞,又分开,像水塘里受了惊的鸭子。

她便在这时出现。没有伞,只将一方蓝布顶在头上,布早已湿透,贴在她背上。她跑得急,布角滴着水,在风里一掀一掀。跑到我家屋檐下,她才停住,把布拧了拧,水哗啦啦流了一地。她先喘了几口气,又抬头看天,像是盼雨停,又像并不急。我这才看清她:三十出头,脸色苍白,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干净;眼睛很大,眼尾微微下垂,像总含着几分忧愁;最引人注目的,是那条乌黑油亮的辫子,粗如婴儿手臂,盘在脑后,用一个褪了色的蓝发夹固定着。

“小姑娘,借个地方躲躲雨。”她对我笑了笑,牙齿很白。

我往里挪了挪,她便挨着门槛坐下。我偷偷打量她,发现她的手指关节粗大,掌心布满老茧,可那双手此刻正轻轻抚摸着辫子,动作温柔得像在抚摸婴儿。她摸得很慢,从发根一

直摸到发梢,仿佛在数着什么。

“你的辫子真好看。”我忍不住说。

她转过头来,眼里的忧愁似乎淡了些,说道:“留了十三年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留这么久?”我问。

“起初是为了成亲时盘发好看。”她的声音很低,几乎被雨声淹没,“后来……后来就舍不得剪了。”

我问她从哪里来,她说从乡下来,天不亮就出门,走了几十里路。雨下得更大了。街对面的裁缝铺关了门,一只黄狗在雨中飞奔而过,转眼就没了踪影。她望着那狗消失的方向,忽然说:“我女儿最喜欢狗了。”

“你女儿多大了?”我问。

“跟你差不多,十岁。”她顿了顿,“她爹病了,地里的庄稼又遭了虫害……”

她没再说下去,但我看见她眼里有什么东西闪了闪,很快又消失。她声音压得低,像怕被雨听去。她解开辫子,头发像瀑布一样垂到腰间,在昏暗的天色下泛着青黑的光泽。发丝有些地方打了结,她从怀里摸出一

馒头的味道

■黄宛如

我下班回家,夜色慢慢笼罩下来。楼道的灯光随脚步亮起,家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红红的塑料袋,静静的、鼓鼓的。

我走近一瞧,里面用透明白色塑料袋分成两小袋的馒头,一袋棕色,一袋白色。馒头与馒头紧紧地挤着,像一群调皮的孩子。

我约莫猜出,应该是住在顶楼的邻居老奶奶给的。取下袋子,打开,还有一点残存的温度。馒头比市场上买的大了一半。这种馒头相对结实,类似山东馒头的口感,裹挟着淡淡的小麦香。

这是老奶奶第二次送馒头来。第一次是我上去顶楼收棉被时,路过她门前,大门正敞开着,一阵甜甜的麦香让我忍不住往里探头。

这户人家是在做什么好吃的呢?老奶奶抬头看了我一眼,满眼含笑,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:“进来啊,尝尝我自己做的馒头,刚做好的。”老奶奶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这时候,还有什么比品尝美食更重要的呢?我一把放下棉被,接过馒头大口大口嚼起来,真有韧性啊,白色的馒头是无糖的,棕色的馒头是加了红糖的,我更偏爱红糖馒头,咬在嘴里,越嚼越香,越嚼越甜,越嚼越欢喜。老奶奶见状,从厨房端出一口搪瓷盆,掀开笼屉布,温热的水汽扑面而来,她手一伸一放,反复几下,几个胖胖的馒头就躺盆里哈起热气了。老奶奶把盆塞到我怀里,几番辞让,拗不过她的一番热情,我就把馒头带回了家。

自此我和老奶奶也算正式认识了。老奶奶的老伴过世后,她一个人就这么过了几十年,儿女孙辈都不在身边,如今已近80岁高龄,发白的头发均匀闪着银色的光泽。与一般佝偻老人不同的是,老奶奶脊背挺直。每天八层楼的楼梯说上就上,说下就下,一天来回几趟。出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旧旧的黑灰色自行车,车架褪去黑漆的地方蒙着薄薄的铁锈,后座还用绳子牢牢绑着一副旧儿童铁椅架。

每天早晨,她从八楼一个台阶一

把旧木梳,齿已缺了两个,却仍耐心地、一缕一缕地梳开。断发缠在指上,她也不扔,只轻轻绕成一小团。

“你要剪掉它吗?”我问。

她点点头:“听说城里收头发,这么长的能卖个好价钱。”

我想象她短发的样子,忽然觉得心疼。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笑了笑,说:“头发剪了还能再长,人要是没了,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”

雨势渐小,她站起身,将辫子重新盘好。忽然,她取下那个蓝发夹,递给我,说:“送给你吧。”

我愣住了,说:“这不是你的吗?”

“我以后用不着了。”她将发夹别在我的衣襟上,“你戴着好看。”

她走出屋檐时,雨已经变成了细丝。我看着她走向城里的方向,辫子在身后轻轻摆动,像一条沉睡的黑龙。走到街角时,她回头望了一眼,冲我挥了挥手。

我也挥手,想喊什么,喉咙却像被雨堵住。

我站在门口,直到她的身影完全消失。天依然阴沉,但东边的云层已经透出一线光亮。我摸着那枚发夹,想着她剪去长发后的模样,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。

后来我常常想起她,想起她在雨中梳理长发的样子,想起她说“头发剪了还能再长”时的神情。那个蓝发夹我一直留着,虽然颜色已经褪得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样子。许多年过去,我也经历过一些不得不割舍的时刻,才渐渐明白,她那天送我的,不只是一枚旧发夹,还有一个人把疼藏进平静里时,仍愿意留给别人的一点温柔。

有时候我会想,她卖掉头发后,丈夫的病好了吗?女儿上学了吗?她后来又留起长发了吗?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了。

人生在世,原本不过是一场又一场割舍。有人割舍的是头发,有人割舍的是青春,有人割舍的,或许是比这些更为珍贵的东西。

个台阶走下来,骑着她的自行车到几公里远的寺庙里做义工。擦拭大殿供桌、清理香灰、准备斋饭、清洗碗筷,当然还包括把自己蒸的馒头送给左邻右舍,送给寺庙里的师父们,送给义工朋友们。老奶奶说:“我一个人吃不完,放着也是浪费,你们就当帮我了。”

后来有一回,我照着老奶奶教的方法,也蒸了一锅馒头。可是,总觉得我蒸的馒头没有老奶奶家的馒头好吃。我把蒸出来的馒头分给了楼下的邻居。有天傍晚碰到她,她说:“你蒸的馒头,味道和我们楼里的那位老奶奶蒸出来的一模一样。”我顿时怔住了,我怎么没尝出来?难道这相同的味道是分享的味道?

终于停止了遐想,我拎着馒头进屋。突然一阵雷声,窗外豆粒般的雨点,纷纷砸落下来。我坐下来,解开袋子,熟悉的麦香升腾了起来。我张大嘴咬一口,甜甜的、韧韧的,白天攒下的那些疲惫,一下子有了安放的地方。我似乎也尝出邻居口中所说的那一模一样的味道。

慢煮光阴抚凡心

■黄秋凉

三十四载的杏坛生涯落幕,我正式步入退休生活。我不再被清晨的闹钟惊醒,而是在窗外鸟儿的叫声中自然醒来。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。”精神一下子松弛下来,生活的节奏也慢慢放缓了。

回归家庭烟火,是我退休生活的第一件要事。如今时间充裕,我乐于亲手料理一日三餐。每天清晨,我走进熙熙攘攘的菜市场,挑选还带着晨露的青菜、活蹦乱跳的鱼虾。回到家中,我用心烹制家常菜肴,在锅碗瓢盆的叮当声里,把细碎的关爱融进一饭一菜,守护一家人平凡安稳的小日子。下厨之余,我洒扫居室,擦拭几案,让家始终保持整洁。从前视为负担的家务事,如今已然成为我静心修行的日常。

阅读和写作是我退休生活的第二件要事。三十四载地理教学生涯,我日常阅读多为地理专业书籍,很少有空细读文学作品。如今终于得闲,我捧起李娟、迟子建等作家的散文,静静品读文字里的人间烟火与世间温情。书香滋养心灵,也治愈了我往日的精神内耗。阅读是输入,写作是输出。早在退休前半年我便创立个人公众号,记录生活细碎温暖,分享读书感悟,留存平凡日子里的点滴感动。当时教学工作繁重,我只能一周甚至十来天更新一篇。如今时间充裕,我尽量坚持三天一更。

运动是我退休生活的第三件要事。身体健康,离不开持之以恒的运动。在诸多运动方式中,我选择自己喜欢的,并日复一日地坚持下去。每天到公园散步或者慢跑一小时,有时用弹力带完成简单的力量训练,舒展筋骨。身体健康了,晚年的生活质量才有保证,才会活得有尊严。

旅行是我退休生活的第四件要事。做了三十四年地理老师,我在课堂上无数次对着地图,向学生讲述祖国的山川湖海,还常常笑着劝学生:“有空一定要去亲眼看一看。”可忙于日常教学琐事,我自己少有机会奔赴远方。而今得闲,我也盼望走出家门,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,饱览壮美山河,把课本上的山河图景,化作眼前真实而动人的风景。

闲暇时,我偶尔也会抚琴放歌。琴声悠悠,歌声轻扬,在松弛的时光里取悦自己。

于我而言,退休不是人生的落幕,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启。烟火抚慰凡心,书香浸润灵魂,运动强健体魄,行路见识山河。不迫逐喧嚣,不艳羡浮华,于烟火间慢煮光阴,于行走与笔墨之间安放内心,遵从内心的节奏,把余生过得温润、踏实而丰盛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